

湘江头条

怀念我的老朋友杨乐、黄且圆伉俪

丘成桐



丘成桐先生和他的卡拉比-丘空间。
通讯员 摄

丘成桐，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先后获得菲尔兹奖、麦克阿瑟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数学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邵逸夫奖，积极关心中国数学的教育和研究，为推动中国数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乐院士是我在国内最要好的朋友。他不幸于去年过世了，他的妻子黄且圆则早他十年离去。她生前所写的一些文章，在她去世后以《大学者》为题结集出版。最近，钟秀斌先生计划将这本有关学者的传记，加上杨乐讨论中国数学史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文章，汇集成书出版。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我非常赞成，深感欣慰。虽然公务繁忙，百事缠身，亦抽空为文，抒发一些个人感受。

1979年暑假，我应华罗庚先生的邀请，初次到北京访问。华先生是我久仰的学者，他恰巧出国，故由他的学生陆启铿先生接待。而众所周知陆先生腿不方便，因此，接待的任务便落在杨乐身上。

此前一年，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伍鸿熙作为美国科学院考察中国近代数学进展的考察团成员，了解到杨乐和张广厚在复变函数值分布领域的杰出工作。承他转告，我才知杨、张大名。当时经过传媒的广泛报道，杨、张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在北京时，看见小孩子的课本上写着“向杨乐、张广厚叔叔学习”的口号。1987年秋天，我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教授，院里的教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我跟Borel教授开玩笑，说在中国知道您名字的人远远不如知道杨乐名字的多，没想到Borel教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几年之后，杨乐到高等研究院访问我，我没敢在Borel跟前引见他。

杨乐急公好义，相识满天下；兼又心思缜密，处事圆融。根据我个人经验，一切事情经他安排，没有不完满解决的。

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还不能自由走动。我提出想回家乡蕉岭看看，杨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始能成事，又说服了王光寅随行，一路尚算顺利。

1980年，陈省身师在北京召开双微会议，各类人事复杂，端赖杨乐兄居中调停，会议办得十分成功，令人佩服。

杨乐伉俪都具有传统读书人的优点，那就是丹心为国、忠厚待人。我先在北京认识杨夫人黄且圆，但是交谈不多。20世纪80年代她访问康奈尔大学，我刚巧也在。她古道热肠，为一位熟悉的留学生问了我很多问题，那个学生叫励建书。我介绍他去跟我的朋友Roger Howe做研究，励建书毕业后，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以后他当上院士，杨兄大概投了赞成票吧。

华罗庚先生去世后，中国数学界群龙无首。杨乐的学问与为人得到大家认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和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行政事务逐渐由杨乐处理。我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工作，都是通过杨乐完成的。

打从1980年起，我每年回国，都由杨乐接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得到菲尔兹奖后，胡耀邦总书记接见我，交谈甚欢，超过预定时间差不多一个钟头。会见后，杨乐赶着送我到机场，时间十分紧迫。到达机场时，飞

机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起飞了。杨乐紧急协调，让我终于赶上了飞机。

我从1979年到1984年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来访的内地学者络绎不绝，其中钟家庆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和莫毅明跟我做复几何，完成了几项重要的工作。杨乐和钟家庆是老朋友，他在访问普渡大学时，还特意飞到普林斯顿来与我会面。当时我家人在加州，我独自一人住在研究院提供的公寓。三人聚餐，杨乐下厨，烧了一道可口的鲤鱼，真没有想到他的厨艺那么出色。

不久传来噩耗，钟家庆在纽约突发心脏病猝死，中国丧失了一位刚露头角的杰出学者。我对钟的期望甚为殷切，他的去世使我很多要在中国做的事情成为空谈，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后来杨乐发起成立了一个以钟命名的数学奖，足见他对朋友的赤诚。

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尤其到哈佛大学以后，每年接待大量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自然碰到了不少问题，杨乐给了我很多帮助，有时甚至不远千里来帮忙。

1992年中国科学院颁发外籍院士，在杨乐的努力下，陈省身先生和我都成为第一届外籍院士。当时杨乐是中国数学会会长。中国数学会在清华大学开会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路甬祥特意到会场颁发证书给我。我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数学应该如何现代化，路院长听了之后很激动，请杨乐和我们三个人在数学所筹办新的数学中心。1996年，通过从香港筹得的捐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晨兴数学中心。中心创立前后，我们总是受到误解，包括反对我们召开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杨乐和我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历久不息！我身在海外，冲击较小；杨乐一夫当关，排除万难，大会最终成功召开。晨兴数学中心亦成功运作，以开放的形式培训中国各地研究尖子。中国好几个数学方向的现代化，皆溯源于晨兴中心，今天回顾，杨乐厥功至伟！

从上述的事例中，可以看到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进退谦让，处事精明，而在紧要关头，却能坚守原则，岿然不动，为国家为民族作育英才，杨乐真可谓国士无双！



1996年中国加入国际数学联盟，杨乐功不可没。我的朋友Lennert Carlson、David Mumford、陈省身先生和我都做了不少工作，杨乐和路院长代表国家，他们的角色非同小可！

杨乐虽然名满天下，但是他很低调，从来不吹嘘自己的工作，也不大和传媒打交道，因此引起很多误解。但是君子坦荡荡，在院士选举时，对于学术上够水平的人，即使在其他方面给他造成很多麻烦，他都会公允评估投票成果。

进入21世纪，杨乐认为自己年届六十，数学学院院长之位理应让贤，我力劝不果。

现在谈谈杨乐夫人黄且圆这本书。黄且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她父亲是一位极有风骨的水利学家。她写父亲的文章，自然是情感洋溢，文采斐然。而她描述陈省身先生和我的文章，却使我欣慰。坦白说，陈先生生前和数学所关系一般，我以为杨乐夫妇对陈先生心里总会有些意见，可是文章丝毫无月旦之意，反而生动自然地写活陈先生爱国爱数学的个性。文章的确好，难怪陈先生生前也很喜爱。

杨乐和我是相知四十五年的老友，心意相通，砥砺扶持，携手共进，很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尽的。以上约略说来，但望读者能一窥亡友的风骨，余愿足矣。谨以此文献给老友夫妻在天之灵。

你好！
湖南国保



简介

沈从文故居位于湘西凤凰古城，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故居坐东朝西，系一栋砖木结构穿斗式四合院平房建筑，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屋内装修考究，座椅、窗花等工艺精湛，是南方庭院的典型代表。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冬日的阳光，从正午的天幕里洒下来。走进凤凰古城，穿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迈入一条名叫中营街的小巷子，即可到达一座夹在古屋老房中间的清幽院落。这就是沈从文故居。

居住在凤凰邻县的我，不止一次来沈从文故居了。这一次来，我是专门来遇见沈从文的童年的。

故居是典型的南方庭院，也是普通的小街民宅。它是沈从文曾经担任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在购买一处旧民宅的基础上，于清同治五年（1856）兴建的，至今已有168年历史。这里摆放着沈从文的遗物，如照片、手稿、著作、书架等，还有后人追念的书画文字等，它们与他曾经生活和学习的厨房、天井、卧室、书房等，一同构成了一部不朽的史书，陈列在古城这本古书的册页中。

当祖父把房子建好的第46年，沈从文在这里呱呱坠地。在他15岁离开凤凰步入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前，童稚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个家，他享受着家人的嘘寒问暖，要闹着自己的天真烂漫。

矗立在冬阳下的故居，斗墙稳立、鳌头突兀，十分静谧、温和。这天是周六，人流虽然络绎不绝，但脚步声、惊叹声都降到了最低的分贝。拜谒的人们可能是怕惊扰大师童年的梦，惊扰他对故乡山水、人事以及人生的深层思索和忘我探索。

我细步走到沈从文少年时代的画像前端立良久，对着画像中，穿着晚清少童服装的沈从文稚嫩的目光。他的少年时代是动大于静、十分喜欢逃学的“顽童”，乐于在住家、私塾之



凤凰县沈从文故居。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外读一本“大书”的。于是，少时沈从文仿佛契合着我的心情，从画像中不声不响地走了出来，拉着我的手，浴着微温的太阳，又一次来到了他曾经走玩的地方。

我与他一同走进他的儿时镇算，跟随时光流转，或揣着一块凉糕，或拿着南竹筷，欣赏住家附近、街头巷尾的“木傀儡戏”，以及戏外苗家人打筋斗、倒转手走路等难忘的场景，尤其是体验苗家少年把打架游戏，看着一种勇敢、好斗、朴质的祖传德行表现的种种笑话。而我也与他一样，每逢“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蚰蚩，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我的小学教育·木傀儡戏》），完成“每日的功课”，必修的室外作业。

春夏秋冬，落雨天晴，正是在笔架城，在南山华山，在沅江里，在小溪中，在道门口，在矮墙下，我又与他一同，嗅到了“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那种守兵设防、风雨欲来的火辣气，听到了“天上起云云起花，苞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苞谷树，姊妹缠坏后生家……”的苗家山歌，看到了逢年过节街坊舞龙灯放焰火的热闹图景，瞧到了与人为伴的蚂蚁蚰蜒和鸟雀蛙蛇，遇到了端午龙舟竞渡“给青年、妇女及小孩子带来的兴奋和快乐”，加深了对“翠翠”“萧萧”“顺顺”“傩送”等笔下人物的成型印象……

“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沈从文少时走过的与水相接的街，与水相邻的山，发生的一切经历与故事，似乎都与水有缘，由水结因。77年后，他在北京撰

文说，“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又说，“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是的，“水的德行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强劲”的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做横海扬帆的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后来，成为大师的沈从文，就是沿着沅水，从凤凰古城、古城的故居，走向世界。此时，我与童年沈从文以及伙伴们，仿佛一同脱光了衣服泡到河里玩水，让爽爽的水浸透我们的灵性。

玩着，闹着，我知悉了他要向我呈现的山野风情，他要告诉我的“湘西世界”，他要描述的乡土中国。而我更加明白了湘西的山水和故乡的风情能铸就他德道风骨和文人灵肉缘由。1991年2月，他的孙女沈红观看了故居，挥泪用毛笔写下的楷体条幅挂在木壁之上。她说，“这一片水土上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身不灭，即使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中去，也没有消退过他的倾心。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暖，最后的眼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他默默走去，他死得透明。”我想，她的话，也正是后辈的我们一致的心声。

当我从回想中过来转步入天井，继而走进摆放着沈从文戴着眼镜的画像、画像下是一尊沈从文铜像的正堂，接着趺身卧室、书房等房间，最后从沈从文书店走出，无不被一件件物什所陶冶。

沈从文离开故居后，曾四次回到湘西凤凰。睹物见景，一定感触良多。他用文字，诗意地还原、形象地再现在《炉边》等佳作中，为我们构筑了少时小院的外形和内魂。是的，故居是沈从文最初的课堂，是少时的沈从文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从两侧延伸的巷弄就像一双摊开的小手，接纳和拥抱着一个名叫凤凰的县城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故事。

“风雪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在沈从文故居，我遇见了他的童年，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少时精神偶像，一生中的文化信仰和灵魂归宿。

湘江观潮



青创会会议现场。

作者供图

湘江之畔，一场等待了五年的文学盛宴开启。

113名青年作家怀揣着对文学的无限热爱与憧憬，从全国各地抵达星城长沙，年纪最小的20岁，最大的45岁，有文坛崭露头角的实力作家，也有初出茅庐、但才华横溢的文学新秀。

12月20日上午，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报告厅内，气氛热烈。92岁高龄的《湖南文学》原主编王以平参加过第一次全省青创会，他在疗养院的病床上来发来寄语，“希望你们珍惜年轻的生命，好好保养你们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好好写作，做出很好的成绩，更好地让文艺为人民服务”。作家谭谈、水运宪、王跃文等都是青创会代表，纷纷寄语，鼓励后辈，充分彰显了湖南文学界的传帮带精神。

在会上，“新青年”出版计划八本新书也与读者见面。《改稿课》是“新青年”写作营一对一改稿实录，是一本实用性极强的参考书。郑朋（郑小驴）、肖睿、郭沛文、许珍、杨丰美、王春兰（王爱）、梁书正、周静、罗志远、王子健在会上接受了首届签约作家聘书。2024年4月以来，他们完成了长篇小说5部，出版长篇报告文学1部、童话2部、小说集2部、散文集1部，发表中篇小说8篇、短篇小说14篇、诗歌21组、散文4篇，展现了这一届签约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

近年来，省作协抛开狭隘的地域性人才观，从营造作家成长的大环境入手，挂牌湖南青年作家研究中心，与《收获》、里程文学院联合组织“新青年”写作营，举办改稿行动、四耳小说班、“创投”答辩、出版计划、签约作家等活动，推动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茁壮成长。周静35岁时童话《一千朵跳跃的花蕾》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纪红建40岁时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沈念43岁时散文《大潮消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今年，45岁的苗族作家张雪云报告文学《“海牛”号》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纪红建、愤怒的香蕉、郑小驴、妖夜先后获得茅盾新人奖，五部作品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四部作品入选“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七位诗人入选“青春诗会”，八部作品获得湖南省文学艺术奖。青年作家们以青春之笔书写新时代、致敬新时代，奏响时代前进的强音。

回望历史，湖南当代青年作家成果卓越，将文学的火种一代代传递。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获奖作品《芙蓉镇》的作者古华当时40岁，《将军吟》的作者莫应丰44岁。作家田耳31岁时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迄今为止，古华、田耳仍然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作者。

27岁的鹿敏散文《淡淡的白梅》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7岁的彭世贵散文《七月的阳光》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不仅如此，水运宪、谭谈、孙健忠分别在34岁、38岁、42岁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韩少功在27岁、28岁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刘靛平27岁、蔡测海、彭见明和何立伟30岁，古华39岁、叶蔚林40岁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汤素兰四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前三次获奖时的年龄分别为33岁、36岁和45岁。皮朝晖35岁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蔡测海32岁，颜仁福36岁，贺绿彤、彭学明和黄爱平38岁，顾念、吴雪梅和隆晓彪39岁，凌宇43岁、孙健忠44岁时也分别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1985年设立，已经颁给了52位作家。

青年作家是文学的希望与未来。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在报告中表示，时代为广大青年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和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广大青年作家要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锐气大胆破题，以青年人特有的闯劲和毅力不懈探索，要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主动回应生活经验、文化环境、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融入新时代，有总体性视野、独特性发现、个性化表达、共情性传播。

点燃文学的激情与梦想

第八次湖南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侧记

贺秋菊